

# 北望園的春天

駱賓基





駱賓基

北望園的春天

卷一  
一九五三年二月五日

新文藝出版社

• 1953 •

小 說

北 望 園 的 春 天

著 者 賈 寶 基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廣 平 路 八 三 號)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總 經 售

合 作 印 刷 廠 製 版

通 光 印 書 館 印 刷

陸 榮 記 裝 訂 所 裝 訂

\*

書 號 (444) [I II 67] 本 書 166,900 字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版

一 九 五 三 年 六 月 上 海 第 一 次 印 刷

本 次 印 數 5000 冊

定 價 10.600 元

\*

上 海 市 書 刊 出 版 業 營 業 許 可 證 出 零 查 查 號

## 內容提要

『莊戶人家的孩子』是摘自長篇小說『姜步畏家史』中的一章。在這裏，通過地主家庭的少男和佃戶的少女之間的天真友愛關係，反映了階級的矛盾。

『鄉親——康天剛』和『北望園的春天』都是有感於當時知識分子中的溫飽主義者庸庸自安而作的。但塑立的兩個有所憧憬的人物，一個是限於民間故事的影響，一個是由於色彩開始就過於陰暗，渴望北方的憧憬，終於不得不不是臨於絕望的鄉土的懷念。兩者雖然都勝過他們的週圍，但到底還是被時代拋在後面的人物。

『老女僕』透露了被奴役者的反抗；『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吏』刻畫了中庸主義者的悲哀。

另外，大半是有所抗擊，但又故作矜驕，如『一個坦白人的自述』『由於愛』就是。因為這些都是在國統區寫作的，自然免不了躲避刀鋒槍口的痕跡。

## 目次

|                |     |
|----------------|-----|
| 莊戶人家的孩子·····   | 三   |
| 鄉親——康天剛·····   | 五   |
| 北望園的春天·····    | 一〇  |
| 紅玻璃的故事·····    | 一〇〇 |
| 老爺們的故事·····    | 一二九 |
| 一九四四年的事件·····  | 一三九 |
| 一個坦白人的自述·····  | 一六三 |
| 老女僕·····       | 一八二 |
| 賀大條的家宅·····    | 二〇九 |
| 一個奉公守法的官吏····· | 二三四 |

由於愛.....二四

馬小貴和牛連長.....二九

張保洛的回憶.....三四

## 莊戶人家的孩子

### 一

有一年秋天，我跟隨母親到屯子去分糧。在那兒一直住到冬初。同去的還有兩個妹妹。那時候，我還在縣城小學裏讀書，因為暑假當中生過一場病，以致誤了開學期，不得不休息半年，這就給了我第一次離開城市，到鄉下旅行的機會。

父親的窩棚是在俄羅斯的海參崴和朝鮮咸北境的軍糧城之間的三角地上。距離縣城足有九十里路遠，坐高麗牛車，得在半路宿一宵，所以大盤嶺腳有兩個小店，隨便你第二天起早爬嶺，還是當夜過去，在山陰山陽都有宿的地方。

北方的秋天，霜很大，九月間樹葉就在路上到處飛滾，無論白樺、白楊、菠蘿子，都脫光了。落葉一片一片的在路上飛滾，發出噠噠噠噠的聲音，等你拾到手裏，葉子

乾枯的就立刻碎裂開來，真是彷彿失去生命的枯骨，又是那麼焦那麼脆。榛樹叢、貓爪子、狼尾草什麼的，也全凋萎不堪。只見滿山一片禿林白草，又加陣陣秋風，時時衝擊着車棚，踢促的坐在牛車上，越覺瑟縮、困頓，因為本來就被長途顛躑得倦怠了。

那牛車的車輪高過車棚子，一路上車軸又儘自吱吱由由尖叫着，是多麼單調而淒涼的聲音呀！坐在車上的人，都靜靜地一點興致也沒有。母親是最能談天的那種城市婦女，在家裏時，只要走進大門，就能聽見她高亢的話聲和響亮的笑，那種男人氣勢的壯健聲音。有時我們放學回來，若在院外發覺家裏悄然無聲，往往就到隔院油坊去找，在那兒一定老遠就能聽見她爽朗的談論。現在她也索然無語，彷彿在想很渺遠無際的事蹟。

『媽！還有多遠？』

『快到了——你看你的鼻子，全是灰。』

起先，我還望着兩隻牛犄角出神。那兩隻牛角，尖尖的，慢慢粗大起來，一點兒一點兒形成兩座高塔，週圍是灰濛濛的塵霧。我彷彿傍晚到夜學館走錯路，站在兩座高

塔前，迷迷糊糊覺着暗地有人追我，於是跑入塔旁一座大廟裏去躲藏。一個黃臉黃袈裟的和尙，口中發出吱吱的聲音，我立刻掉頭就跑，到大門住住腳兒，腿還不止的哆嗦。那黃臉黃袈裟的和尙，緩慢地走出來。一個魔鬼那樣嚴肅、神祕。彷彿並沒有望見我，卻吱吱唸着什麼，向我走來。我突然挪不開步了，我猜他唸的一定是什麼咒。而他的眼睛還沒有望見我似的向我望，這是多麼恐怖的一雙眼睛呀！心裏儘是着急，兩隻腿卻定定站在那兒不能挪動，於是我想呼喊，可是連聲音也彷彿被這和尙的咒語取去似的。我竭力地想呼喊，想發出聲音，然而始終發不出來。當那和尙將要走近我的身子，而且我清楚地望見他那雙無光的眼睛，直視着我的前額，卻又似乎注視着我的頭髮，那瞬間他那雙寧靜的眼睛，是極可怕的，終於我喊出聲來了，同時聽見母親招喚我的聲音。

原來我還坐在牛車上。大盤嶺已經老遠老遠遺留在我背後，被暮色所隱蔽。星和螢火蟲的光點，佈滿了夜空。這時候，我的兩腿麻木，失去所有的感覺，於是掀開羊毛氈，我下車跑了一小段路。不久，望見一片片白茫茫的水光，這是第二道泡子。父

親的窩棚是在九道泡子。牛車越過最後一座山峯，星空下展開一片廣大的空曠。散佈在這塊空曠當中的高麗電子裏，傳來或遠或近的激烈的犬吠聲。反映入眼裏的，是一望無際的草原的黑影。遍野一片，全是唧唧的蟲鳴了。

母親這時候，談興淋漓，時而問『車老板子』：『今年大房子王家開了幾塊地？在那點？』時而又指點給我說：『這是你王家大叔的草甸子！』『那是你邢家七大爺的元寶山！你看見沒有？就是右手那座像元寶的山。』襯着深藍色的夜雲，我見有許多聳疊的小山峯，原來我們的牛車是行經在高崗上，然而實在分不出那個像元寶。

『這不是嗎？你這個孩子……』

『哈！望見了。』其實我並沒有望見，不過裝作望見的樣子，點着頭。母親就訴說關於買那元寶山的一段故事。大致是盧布貶價的那一年，邢家七大爺得信早，就把所有低價收進來的盧布、黃條子，以及少許馬克，全數祕密的運到黑頂子來。那時候城裏各商號都拒收了，然而，在這九十里外的僻塞地方，極迅捷的在一天晚上就買下這座山，以及附近兩千畝廣的草甸子。曠野十分寂靜，母親的話聲，在夜空更響亮，更

清楚，一方面也因為彼此只是一個幽黯的影子，彷彿聽覺力就頓然增強兩倍似的。正像我們行夜路時，那種連自己的談話都清楚入耳的感覺一樣。車老板子更是談興勃勃，用鞭子指東指西，說是現在這些高麗都有民會保護了，「挺霸道」，「不講一點情理」。譬如咱們窩棚的中國地方，有誰把牛放在八道泡子吃口草，他們那些高麗人，就會給你使鞭子趕跑了之類的話。每遇這類話，母親就必定說：「你說說他們還要造反呢？牲口在他們的地方吃把草，就用鞭子向外趕，我不給他們堵了水道。他們無管是八道泡子，七道泡子，那一個屯子不使喚咱們的水。不是咱們窩棚那口山泉子，天旱他們靠什麼？我問問你！」母親說話時，並用拳頭捶着車轅，夜色裏雖然望不清楚母親的臉，只從話聲裏就知道母親像果真看見中國地戶受外屯子高麗人的氣那樣氣洶洶的。

這時候，牛車貼着山腳走。在拐入一個谷口的時候，眼前就現出遠處的林叢之間的一星大小的燈光來。

「到了大房子王家了，還有三里路。」車老板子對我說，意思是：「加點勁兒走

吧！有巴望頭了。』牛車從狗吠中從林叢背後越過去。不久，望着另一個燈光閃耀的高麗屯子，這是父親窩棚的朝鮮地戶居住區。

## 二

車老板子家，就是幫着老姜給父親經營地的主兒。一家六口人，白白種着二十垧熟地不收租。另外是一家朝鮮地戶的首腦，名字叫金秉湖，白種着兩塊湖邊地。

我們住的房子，就是從金秉湖那座整潔的朝鮮茅草房裏劃出來的。一條矮炕，隔成三間。兩小間一明一暗各有躬身才能出入的小門；第三間佔着把那兩小間合併在一起那麼大的炕，就是說佔着整個炕的一半，作爲廚房，抽菸、吃茶、談天、會客、聚餐的地方。既可從明暗兩間的小門出入，又可從炕下經過灶口側面的房門走出去。炕對面，就是牛棚，來往牽牲口，完全是從灶口側那座房門出入的，所以這兒牲口糞混合着鮮草所有的草腥氣味，分外的濃烈，刺鼻子。

我們多半走明間那具鴿樓式朝陽的小門；那間的西壁另有兩口紙窗，炕上鋪着蓆

子，在這裏只好不穿鞋，一個完全帶着日本風的屋室。所以我也就得了藉口，整天跑到四山的溝谷裏去玩，除了吃飯不願回去。盤膝坐在那炕上，我以爲這是囚犯所受的懲罰。但兩個妹妹，我又不願帶出去。每次母親叫着：「連兒，把克克和水蓮領出去！」我就一邊吱唔，一邊跑掉。母親總是從背後罵着，克克和水蓮也哭了；但回來，卻一向什麼事兒都沒有，彷彿她們都已忘記了，等到我再出去，母親又喊，妹妹倆個又哭，只不過如此而已。

第二天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日子，在屋後打稻場上，我碰見寶莉了。她是一個又美麗又活潑的高麗姑娘。她牽着一匹母牛，站在後山那條走道上，向我們招手兒。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我和車老板子第二個弟弟根土。當時我們在打稻場上，正預備像一匹公馬駒，圍繞着打稻場，我們走了兩圈兒，總沒得手。於是現在就向她走去，只見她和根土說着朝鮮話，那瞬間，她的一雙烏黑烏黑的放光眼珠兒，向我瞟了一下，彷彿說：「我對他談你呢！」同時，露着雪白的牙齒一笑。本來我遠遠站住，作着流覽景緻的姿態，現在不由自主地把雙手插入褲兜裏，打着口哨走過去了：「她說什麼？」

『她說她早就看見你了。你可沒有看見她。』

『她在那兒看見我的？』

『在家裏，你們就是住在她家裏呀！』

這時寶莉又像對根土說什麼，彷彿問我剛才所說的話，這從她那有着黑寶石光芒的大眼睛中，就能看出來，之後又向我討好的瞟了一下。每當她一望，在我心靈深處，就飄起一陣顫抖的美感，像一個寂寞地走着夜路的人，遇到兩道明快的燈光那種感覺。那是多麼甜蜜而愉快的兩道眼光呀！立刻我就迷醉了。

『到那邊去呀！那邊山頂上。』我完全失去城裏的學生氣派了。在一個天真的聖潔的美女前，我失去矜持力了。根土對我和寶莉這種初見就親暱如故的樣子，有些吃驚。前一分鐘，我還用城裏那種高貴姿態說話的。雖然那時我剛十五歲，就會冷靜地說：『根土！去把馬牽出來呀！你老是怕什麼！』正像父親對使喚人的命令語氣一樣。而且從昨天晚上開始，我對這個屯坡孩子就沒有好感。我不知道，為什麼根土連脖子都不洗。他的尖削的下頰，黃瓜臉，以及眼睫毛，都是塵土撲撲，加上兩腳又拖了雙大

人鞋，棉衣更是臃腫不堪，處處都使我反感。從一遇到寶莉開始，我一直沒有望他。彷彿我面前只有一個仙女般的高麗姑娘，除了我們倆，就是連倨伏在身側的北山，和沿山脚蜿蜒開去的小道都不存在似的。若不是根土給我們翻譯，那只不過是一團空氣罷了。根土的翻譯，在寶莉臉上起着愉快的反應。她的眼睛望着我，秀美的唇，飄着微笑。她搖搖頭，對我說什麼，又發覺我不能懂，就用眼睛命令根土翻譯。

『她爸爸在那邊等她牽牛去呢！』

於是我說：『我們也去看看。』

寶莉很興奮，指手劃腳地呢喃不休。而小道上只能容一個人走，我們當中又給那條母牛隔離着。寶莉說話工夫，時而回頭微笑，時而向前望着。我幾次想越過那條母牛，和她並肩走，可是幾次走到母牛後腿旁邊又膽怯的退到牠尾巴後頭。

道旁展開一片洋草甸子，野鴨子給人聲驚起，咯咯地高聲啼着飛向對面山脚。山谷十分幽靜，偶爾也能有清亮的溪流聲，潺潺傳來。北山後，現出一塊稻田，山背上立着一片濃密的玉蜀黍林子，金秉湖率領着兩個年輕的高麗人，正在收割。

母親的話聲，在空寂的山谷間飄揚着。因為她發現玉蜀黍的棒子，多半給人們摘光了。這樣，地主分到手的，只不過是些玉蜀黍稽子了。這是中國地主和朝鮮地戶每次分糧所必有的糾紛。實在那些窮苦的地戶，終年是不够吃的，夏季就不得不把尙沒有成熟的玉蜀黍、馬鈴薯等，在沒有和地主四六分以前，偷取着作吃糧。金秉湖一邊說：『沒有法子，房東，吃的不够呀！』一邊儘自收割，有時也直起腰來，高聲笑着申辯兩句。

我叫根土和我一塊兒停留在洋草甸子的谷口等候寶莉。實在我不高興當着寶莉面前，看母親對金秉湖那種申斥的樣子。爲什麼寶莉會是金秉湖的女兒呢？她應該是在皇宮裏的公主，就是寶莉那並不潔白的布裙子，褪色的紅小襖，在我的眼睛中都是新鮮的，美麗的，而且她是赤着腳。是多麼醉人的一種風姿呀！

不久，寶莉跑回來，我在她面前，彷彿一個貓在河邊望着水裏飄來游去的魚兒似的。只是根土在我們當中打攪那一瞬間，就是說他儘和寶莉搭談那時候，我覺得不愉快、妒嫉，而且又羨慕他那一口流利的高麗話。然而我也不給他們時間交談，每當寶

莉那雙嬌媚的眼光投向根土的時候，我就問：「木斯格？木斯格？」攬回她的注意，似乎我直接就能聽懂她說的什麼，告訴她不必向另外人談，儘管向我說，我會明白一樣。實際上，只這句「作什麼」還是剛剛學會的。

根土往往搶先告訴我，說她的意思是：你若早來一個月，更好玩。我們還能到九道泡子去採菱角，她說那裏還有荷花；又說：我們常到北山後去捉臘嘴，牠們都在線麻林子裏修窩。他今年夏天還在豆子地裏發現「窩百靈鳥」。根土說話的工夫，寶莉一直凝視着我，那對誘惑性的黑眼珠兒，表示探詢我是不是對根土所翻譯的話感覺興味。

起先，我還注意聽，末後，我知道他沒有把她的話傳達完，就插上他自己的話了。誰願意聽百靈鳥什麼的？而且他竟把寶莉和自己，並稱我們倆。我不願意根土老是打攪，寧願我們倆不說話，用眼光彼此交流着喜悅、幸福、愉快……

總之，我們一路跑着，跳着，一路浸沉在忘我的大快樂裏，及至走到稻場，我吃驚我們脚步的迅捷了。我覺着，只是一秒鐘的時間，我們就走到了。

這天傍晚，寶莉燒飯，我給她抱柴燒灶。我們只有兩個人，在忙亂間，交投着愉快